

乐观的悲剧

伏·维希涅夫斯基

中央戏剧学院

伏·维希涅夫斯基

乐观的悲剧

(三幕话剧)

孙维善 译

登场人物

致词人甲

致词人乙

瓦伊诺念——芬兰人、水兵，共产党员

麻子

阿列克赛——波罗的海舰队一等水兵

无政府主义者集团的首领

女政治委员——是党派到波罗的海舰队里来的

舰长——旧俄海军中的基干军官

哑嗓子

朗诵者甲

朗诵者乙

水兵长

乐队长

老妇人

高个子水兵

归国军官甲

归国军官乙

无政府主义者增援部队的头目

敖德萨人

敌军军官

神甫

波罗的海水兵、送行的妇女、白卫军等若干人。

剧情发生在内战时期的波罗的海舰队和前线。

第一幕

〔序曲。充满威力和悲痛的压抑的吼声。急促地迸发出强烈的、令人窒息的、火辣辣的狂笑。人们活动的嘈杂声音，忧伤的嚎叫：“为什么？”，焦急地寻求答案，答案终于找到了。

〔我们有八万五千名波罗的海水兵和四万名黑海水兵。我们也曾经寻求过答案。这就是其中的两个人和他们的谈话。

致词人甲（望着来看悲剧的人们）这是些什么人？

致词人乙 观众。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未来，你还记得吧，从前在军舰上我们想念过他们。

致词人甲 看到未来变成了现实真叫人高兴。这里有一千伍百来人，都在注意观看我们……难道说是没有看见过水兵！

致词人乙 都不吭声。他们是来看英雄行为，英雄的人们的。

致词人甲 那他们还不如互相看一看更省事。

致词人乙 多么有礼貌的肃静啊！难道就不能有个人站起来说点儿什么吗？（面对某一观众）就是您，同志，怎么皱起眉头来了。这儿不是军事委员会，是剧院……您也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委员会和剧院的目的有所不同？啊哈，不这样认为……那么，就开始吧！（有如史诗的序言）请你们把自己晚上的事情先放下。走完了自己道路的水兵团队在对你们——后代们讲话。

〔伴着沉重的隆隆响声，缓慢地打开了巨大的装甲钢板。灼热无云的白昼。北方人的眼睛难以忍受的亮光。整个起伏的大地都在闪烁着光辉。团队在沿着昔日的道路前进。由于团队穿着白制服，闪耀着的光辉更加强烈起来。它向前面移动，以便面对观众站成巨大的合唱队形。〕

致词人乙（他是合唱队的队长——朗诵者^①）他们每个人都有家园。他们每个人都有女人。女人们热爱这些人。他们很多人都有孩子。他们就在这里。每个人对未来一代都有些模糊不清的感觉。未来一代的面貌在十五年前还显露得不够清楚。可是，这一代已经来到了。你们好啊，新生的一代。战士们不要你们在他们死后悲伤。在伟大的国内战争时期里倒下了几个军团的战士，你们任何人的血液都没有因此而停止流动。生命是不会死灭的。而且人们还是会笑的，还会在自己亲人的坟墓上聚餐。这就好极了！战士们临牺牲的时候，希望你们：“振作起来！”“快活起来，革命嘛！”我说过了，团队在对后代们讲话。它不要你们哀悼。它希望你们沉思默想，透彻地理解我们斗争和死亡的真谛。那么，就从这儿开始吧……

〔光线暗下去。黄昏的暗影笼罩住温暖的天空。在寂静中有人感到无限的惆怅。它也许只能用音乐来表达。团队行列中第一、二、三人开始叙述团队的历史。〕

^① 在古代戏剧中有一种合唱队的形式，作者将这一传统形式巧妙地运用在自己的创作里，由两名合唱队长（即朗诵者）的朗诵代替了几十人组成的合唱队。在幕前，他们向观众介绍时代背景和阐述历史事件，起到承上启下和发展情节的作用。作者本人称他们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心灵。”在这里为了易于理解，把他们译作朗诵者。——译者注。

由小个子芬兰人开始。

瓦伊诺念 黄昏,任何人对孤独的水兵都讲不出什么安慰话。

他的绝望、陌生的谈话、几乎无缘无故流泪的眼睛,和纷乱世界中的寂静都在触动人心。

声音 立……正! 这样……足尖分开,足跟靠拢。

间隔一枪托。按分队站好! 枪上肩!

[小个子芬兰人回到现实中来。

瓦伊诺念 哪个老母狗在那儿叫旧制度给砸了脑袋?(将身体抬高一些,严厉地望着传来喊声的空间)那边够瞧的了。三百年来^① 早就厌烦透了!

声音 一,二!

瓦伊诺念 早就厌烦透了,我说,魔鬼!

[第三个人——有麻子的水兵——在旁边很理智地安慰他。

麻子 你别激动……别惹他……这是阿列克赛由于无聊自己闹着玩的。

声音 一,二!

瓦伊诺念 魔鬼! 就这样还烦得无可奈何呢。

[波罗的海舰队一等水兵阿列克赛平静地走出来。

阿列克赛 瓦伊诺念……你寂寞吗? 我本打算逗你乐一乐……可是你倒发起脾气啦?

[小个子芬兰人一边听着,一边用八英寸长的芬兰刀刨桌子。

瓦伊诺念 真不好。

阿列克赛 什么不好?

^① 指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皇朝而言。——译者注。

瓦伊诺念 折磨和逗弄同志不好呗。

阿列克赛 为什么不好？那倒底什么是好呢？绝对概念找到了？

瓦伊诺念 倒成个哲学家啦？

阿列克赛 不行，你得给我解释，什么是好……（严厉地）从前根据条令，我知道：服务好，孝敬父母好，热爱未婚妻好，祷告上帝好……一切都很清楚。一切都是平静的，我当了一等水兵。当水兵也是好的。可是现在呢？现在什么是好呢？

麻子 你怎么啦？

阿列克赛 我在寻找真理。

麻子 你并不是第一个人。

阿列克赛 我也很痛苦，我在思考，苦闷得喝酒，恶作剧，可是夜晚我时常谈论生活……不行，你得告诉我，现在究竟什么是好？

瓦伊诺念 好，就是对大家都好的时候。社会主义。

阿列克赛 对什么样的大家？

瓦伊诺念 也就是以后，再过几年。那个时候就会好的。为了这个得要大家都挪挪地方。

阿列克赛 对大家？以后？一切都会象圣书里写的那样……不过我希望哪怕是只能看到一眼也好，是现在，不是以后，而是现在。明白啦！不然总是谈论着未来……喏，算了吧，就算是大家都会好的。可是，那些被打死的人呢？

瓦伊诺念 那些人将会永垂不朽。

阿列克赛 谢谢，可算是得到安慰了。

瓦伊诺念 这一点儿都不可笑，你这个傻瓜！……谁要牺牲，就牺牲好了，见他妈的鬼，才第一次能象个人样……不然象块

肉，象屠宰好的牲畜和下水^①一样，给两个戈比^②就要跟着走……

阿列克赛 喏，明白啦。够了。那么说，将来会好的？

瓦伊诺念 正是这样。（讲这句话时，有些安慰他，不过还带些激动和嘲笑的口气。）

阿列克赛 既然这样……那么，今后就没有努力的必要了？对吗？人类算是到地方了。下船吧。到达的港口是未来……你们能够摸索到它吗？啊？

麻子 你想想，即使不是我们，人们也总会摸索到的。

阿列克赛 嗷嗷嗷……人是哪儿也到不了的，只能不停地走。无论是我们或是任何人都达不到目的地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止境的。任何人无论到哪里去，是永远也走不到头的。这是我，水兵阿列克赛的发现。记下来吧。（走出。）

麻子 和他争论！

瓦伊诺念 会有人的。

麻子 这个人从哪儿来的？

瓦伊诺念 从太平洋。他到过美国，航过海，在什么地方逃跑过。

麻子 他在考虑生活。

瓦伊诺念（轻蔑地）无政府主义者。

〔小个子芬兰人坐立不动。水兵们在黄昏中忧郁地荡荡着，有人唱起悲伤的锅炉兵之歌：“同志，我没有力量再值班，一个锅炉兵对另一个锅炉兵说道，在我的炉灶

① 下水是被屠宰好的牲畜的内脏——肠、肝、心、肺、胃等总称。——译者注。

② 戈比是俄国货币的最小单位，一百戈比等于一个卢布。——译者注。

里火焰已经不再燃烧，锅炉里已经没有足够的蒸汽……”波罗的海舰队一等水兵阿列克赛跑进来。他的出现使人们肃静起来。

阿列克赛（抑郁和愤怒地）水兵们！无政府主义者们！危险！

瓦伊诺念 在哪儿？怎么啦？

高个子水兵 危险？

麻子 警报！^①

〔由于惊惶的喊叫，在人们中间传开了嘈杂的谈话声。

人群向阿列克赛移动和喊叫：“在哪儿，怎么啦，是谁？”

阿列克赛（背向大家，忧郁地）给我们派来了政治委员。

高个子水兵 是时候了。

瓦伊诺念 好啊，现在他会来给你解释生活的。

〔在停下来倾听的人群中间有人忧郁地喊叫：“那么说，再也不信任我们了？”这时人们好象看见了罪魁祸首，为了准备袭击而弯下身去。突然嘈杂的谈话声和严重的紧张状态开始平静下去……人们的脸色更变，他们越来越安静起来。他们往后退，给来人让路。一个面膛紫红、须发蓬松，宽肩的人走得越来越近。大家都服从他。这就是首领。在寂静中此人发问的声音缓慢而又低沉。

首领 为什么吵闹？

哑嗓子（首领的帮手）你们说！

阿列克赛 给我们派来了政治委员。

首领 这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的？哪个党派来的？

^① 原文为“Полундра”，系水兵的行话，是他们遇到危险情况时喊叫的呼号。——译者注。

阿列克赛 是执政党。布尔什维克派来的。

首领 他会习惯的。我们会教育他。

〔从某处来了一位妇女，走近这群紧张、沉默的男人。她的出现很奇怪，似乎是不可能的，破坏了过去传统的看法。从一些粗野的声音最初所提出的问题看来，似乎这个妇女要遭受到某些不可避免的事。他们首先并不提出问题，只是仔细地打量她。〕

阿列克赛 我要劝告这个政委……

首领 我要劝告我自己不劝告！（静场）喊叫是多余的。

〔妇女明白了这群人中谁是为首的，便走近他，并把文件递给他。首领读文件，凝视妇女，接着又读下去。〕

那么说，您就是到我们这儿来做政治委员的？

〔妇女颌首示意：这个问题很清楚，用不着讨论。有人从茫然失措中清醒过来，惊讶地张开嘴。〕

声音 啊——啊……

〔首领用手慢慢地捂住他的嘴。〕

首领 您是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吗？

妇女 嗯。

首领 很久了吗？

妇女 从1916年开始。

首领 那么说，我们要在一起生活了。就请您安排安排，行动起来吧……（对走近的水兵们）好啦，不准捣乱！

〔人们慢慢地走开，还不断地回过头来打量妇女。〕

也许，要派个人……帮忙……拿拿东西？

麻子 搬运夫已经取消了。

妇女 我自己来。

〔只剩下她一个人。寂静。惊奇。在门口出现一个新

人。这个人是很典型的，不难认出他是沙皇海军的军官。他有些惊讶，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看见了妇女，表示愿意为她效劳。

军官 您要我帮忙吗？（拿进来一个不大的行李，希望知道：这个妇女是从哪里和怎样到这里来的。压低嗓音）您是来找从前这艘军舰上的某个军官吗？

妇女 我……

军官 （俯首行礼）别林格大尉。（有些亲密和惊奇地）是被派到这儿来当舰长的。（脱帽，准备吻她的手，与其说是接过来的，不如说是自己上前去拿的。）

妇女 我是被委派到你们这儿来的政治委员。把旧习惯忘掉吧。

〔她简直就是对下级讲话。无论是意外或是难以为情都没有使军官感到困窘。他平静地挺直身躯，戴上帽子，与其说情愿，不如说是由于习惯，一边敬礼，一边用和他最初谈话那种亲切与社交场中的态度相距极远的腔调开始讲话。〕

军官 为了执行委派给我的职务，奉命来到。海军军人别林格。

〔由于在舞台深部某处发出喧嚷和威胁的叫声，他们二人转过身去。小个子芬兰人手里拿着短刀在某人面前后退。他对暂时还看不见的、逼迫他的人很勉强地说。〕

瓦伊诺念 你敢……你敢……（指着妇女）连这个女人你也要？

魔鬼……

〔有两个人——波罗的海舰队一等水兵阿列克赛和他的同谋者，一个笨重的小伙子向他逼近。他们几乎是无声息地，想用眼睛和嘴唇迫使芬兰人驯服。他蜷缩着身体，手里拿着刀掩护妇女。他们向他进攻。〕

瓦伊诺念 我们决不会就这样罢休的！

〔芬兰人冲出去求援。妇女警惕起来。〕

军官 这是您的一些政治工作吧？我可以走了吗？

〔阿列克赛不去注意军官。这对他来说太也微不足道了。他走近妇女。〕

阿列克赛 来吧，同志，咱们结婚吧。您有什么可奇怪的？爱情是极受尊敬的事。可以延续我们的种族，咱们疯狂地快活一下吧。

军官 这里出了什么事儿？（对一个水兵）你们听听！……

政委 去吧，舰长同志。我们自己在这儿谈谈。这位同志对婚姻问题发生了兴趣。

〔旧军官无法再了解下去，服从地走出。〕

阿列克赛 我再重说一遍，咱们通奸吧，中央代表同志。快点，不然后边的人该着急了，要知道我们这儿人很多呀。

〔政治委员主要留心研究的，不是话的意思，而是处境。人们的任何活动，在她身上都会发现几乎难以觉察到的反应。〕

阿列克赛 喏？

〔无政府主义者们半明半暗中从各方面逼近。〕

水兵乙（对政委）“在芬芳的丁香花枝下，我要用力地亲吻你……”

〔从人群中发出钝浊的笑声。〕

照顾照顾需要的人吧……喏——喏！妇女！

水兵丙 你们在那儿快了吧？（手里拿着床单走进来）你瞧什么？躺下。

政委 同志们……

阿列克赛 不要喝冷水^①。

政委 同志们……

水兵乙 (威胁地)你找谁来了,喏?

[从下面舱门里突然慢慢地上来一个身材庞大,半裸体,身上刺着花纹的人。肃静起来。

政委 这是开玩笑吗?想要考验我?

半裸体的水兵 去你的吧……我们是从来不开玩笑的。(他从舱门里出来,直奔妇女冲过去。)

政委 我们也一样。

[政委手枪的子弹打穿了前来戏谑全党的那个人的肚子。水兵们惊退,然后停下来。

喏,谁还想要尝试政委的身体?你?(对第二个人)你?(对第三个人)你?(迅速地思量一下,怎么办;不给他们反击的机会,拿着武器向小伙子们进攻)没有那样人?为什么?……(控制自己,在沉默之后,为了使心中稍微平静一下,这种沉默是需要的)是这样的。我是一个正常、健康的妇女,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自己会安排的。可是这也完全不需要一大群马驹仔。

麻子 (有些谄媚地咯咯笑起来)这也的确是……

[瓦伊诺念飞奔进来。跟着他来的有:高个子水兵,老水兵和另外两个人。

瓦伊诺念 坚持住,政委……我们增援来了。

政委 喏,这里已经全部就绪了。

[人们转过身去,静下来。首领来了。他不慌不忙地走

^① 当时的卫生宣传标语,阿列克赛引用这句流行的标语是为了嘲笑政委。——译者注。

出来。寂静。依次交换目光。看了尸体一眼。首领默默地把尸体踢开。尸体掉到下面去，撞在舷梯的梯阶上发出钝浊的响声。首领瞧着政委。

首领 您不要见怪他……对流氓又有什么可要求的？

阿列克赛 走吧。

政委 共产党员和同情者留下来。

哑嗓子（立刻反驳）不行。我们要开全体大会。（不多费话，径向那些在政委号召之后留下来的人逼近。向面带高傲和嘲笑表情的高个子水兵进攻）哎，同情者找到了。

高个子水兵 而且还不止一个。

〔哑嗓子和他的帮手赶走了所有的人。只有小个子芬兰人执拗地留下来。他一个人留在广大、空旷的空间里。〕

政委 就你一个人？

瓦伊诺念 你也就是一个人，政委？

政委 那么党呢？

〔团队的朗诵者走出来。〕

朗诵者甲 我问你们每个人：在那些年代里，在红陆军和红海军的行列里有多少共产党员，你们还记得吗？……喏，喏，回想一下吧，参加者们！……

〔静场。〕

二十八万人。党的半数。每两个共产党员中就有一个人在前线经历过炮火。每个留下来的人在城市，在草原，在森林也经历了炮火的洗礼，因为在阶级战争中后方是不存在的。在负伤的共产党员名单里——就有符拉基米尔·列宁；而在战死的人中——有沃罗达尔斯基、乌里茨基，和二十六名政治委员，还包括整个的省委和被屠杀得干干净净的党

组织。难道党动摇过吗？

朗诵者乙 要想阻挡这样的党，要想妨碍发动了整个阶级的、武装起来的、勇敢、机智的党，难道是可以思议的嘛！缔造了国家的党——是人类所有的优秀分子组成的强大的战斗堡垒！在流血和不流血的斗争中，在暴力与和平的斗争中统一了无产阶级意志的党，反对旧世界的一切恶势力。

〔静场。〕

谁要打算反对这样的党，反对我们的国家，他就一定要被粉碎和被消灭掉。

〔舞台空间里空旷无人。首领走进来，他后面跟着哑嗓子和波罗的海舰队一等水兵阿列克赛。沉重的静默。警惕。〕

阿列克赛 在她周围出现了同情者……

哑嗓子 干掉……嗤嗤嗤……芬兰人来了。（对要走过去的芬兰人）过来，你这个党员。

瓦伊诺念 来了。我很爱听你那天使般的歌喉。“唱吧，亲爱的，别害臊。”^①

哑嗓子 （控制着）她在那儿瞎叨咕些什么？

瓦伊诺念 （尖声尖气，挑衅地）讲话了。（于是，微笑一下，不慌不忙地走开。脚步声静下去。）

阿列克赛 不可思议的女人！

哑嗓子 把她撕成碎片喂狗。

首领 你住嘴。

〔静场。〕

现在谁要胆敢动一动她就……（作个表示死亡的手势）“撕

^① 引自克雷洛夫寓言“乌鸦与狐狸”中的一句。——译者注。

成碎片!”他们会派别人来的。不明白吗?(考虑一下)而且这个女人大家都很喜欢她。女人对我们是宝贵的。

阿列克赛 你早就这样想了?

首领 (不做回答)她是很不错的玩意儿。从两只眼睛里我就感觉到:她会明白的。在她身上无政府主义气质是有的……她很泼辣。

阿列克赛 我想试试。

哑嗓子 哈——哈……去吧,去吧,去继续给她讲克鲁泡特金^①的小册子吧。

政委 (走进来,观察后)同志们,你们为什么没有把这次集会通知我?既然已经集会了……那么就把新舰长也请到这儿来吧。谁去找他?

[沉默。]

(发觉舱门里有人)下面注意!那里有人吗?

[从舱门里上来一个头发斑白的胖子。]

请过来。同志,您是什么人?

水兵长 (啞哑地)水兵长。

[哑嗓子发出笑声。]

政委 水兵长?水兵长讲话不是这样的声音,而且也不这样讲话。再说一遍。您是什么人?

水兵长 (有所领会,按照海军的要求)“巴维尔大帝号”战列舰上的前任水兵长,政委同志。

[阿列克赛惊奇地哼嗤一声。]

^① 克鲁泡特金·彼得·亚历山大罗维奇(1842—1921)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中出名的代表性的人物;1827年在国外逗留期间,他曾参加M·A·巴古宁创立的无政府主义组织。——译者注。